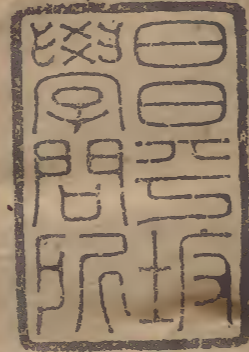


山谷文集

十八之二十一

四本

記書表奏狀
雜著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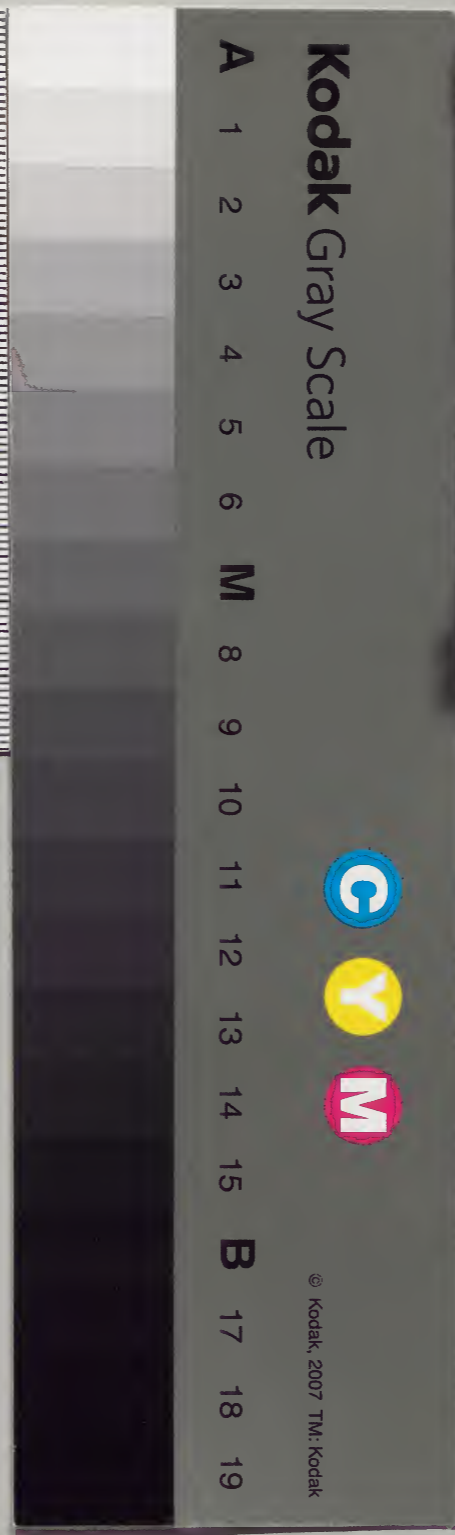


庫	文	閣	内
三四函	三四七	漢	書
架	冊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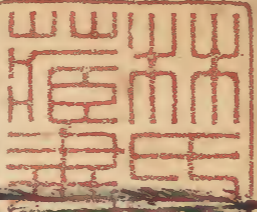
庫	文	閣	内
三五函	三四七	漢	書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471	
冊數	22 (4)		
函號	315	96	

山谷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淺草文庫

江州東林寺藏經記

南康軍開元禪院造記

洪州分寧縣雲巖院經藏記

洪州分寧縣青龍山興化禪院記

太平州英湖縣吉祥禪院記

南康軍都昌縣清隱禪院記

吉州隆慶禪院轉輪塔記

懷安軍金堂縣慶善院大悲閣記

瀘州大雲寺滴乳泉記

吉州西峯院三秀亭記

吉州慈恩寺仁壽塔記

天鉢禪院準禪師舍利塔記

清隱院順濟王廟記

自然堂記

江州東林寺藏經記

元豐三年夏四月提點寺務司

十區院或有屋數楹接棟寄闔

火不虞請合東西序為僧舍八

二為禪坊詔可之賜祠部度僧

秋七月落成賜兩禪院名其東

書禮部言淨因院僧道臻奉詔

院者今遷於四方得蘇州端光

言大相國寺星居院六

甲并大牙庖煙相及風

四以其六為律院以其

一百給其費其六年

口慧林其西曰智海

進舉可住持慧林智海

僧宗本江州東林寺

僧常總詔所在給裝錢上坦聽乘驛亦異常

二山野不能奉詔禮部以兩詔勿奪其志總公

禪師門人常數百或千人乃京師虛慧林智海以撰

也禪林之子弟皆願其師得之及總公不出而道俗傾

動相與謀曰吾師不肯為西用又將棄東林而追之於

窮山九可以安總公者皆盡心力為之於是能者致力

巧者獻工富者輸財辯者勸施數年之間為夏屋千楹

其廢興則自有記最後度為轉輪蓮華經藏屋未及成

而遣其徒永邦來乞予記予見邦之為藏經其物材無

苦調護墨工是正板籍積書如山盡歷邦手如數一二

予以謂能成總公所商度無疑也予問邦夫用力則外

爨而不來用智則物猜而不應不用智與力物歸之無

極此其故何哉邦之言曰蓮華藏世界海非人非天虎
嘯於陘震風薄木龍鳴于川大雲垂空若有召之者而
不知其所從來吾師之道芒乎昧乎物故萃乎予應之
曰如總公之不應詔而西也似若有謂未必直其妙處
然而來者芸芸豈真知之者耶子勉之藏成予為若作
記元祐六年某月既沒總公之世而經櫝猶在寓舍及
其門人思度時邦與後來主事者柄鑿有不合因謝去
久之度來告曰轉輪藏及藏殿今有六乞士發心猛烈
殆將化成惟是歲經者邦有勳焉而先師之手擇也願
終先師之志藏殿也比其晚節末路
蜂房為藏殿也比其晚節末路
藏而不及見又何其難也所謂強弩之末

縞行有已者半十者乎抑初而有者只或壞自有數
當成於度之世者雖總公亦不得初而有之耶古之得
道者閱世或餘百年而棲遲華門之下雖有大檀越不
能增一草蓋知三界一切法衆生諸煩惱即是道法
法在此不在彼耶

南康軍開先禪院修造記

廬山講先華藏禪院江南李氏中主所作也初中
十先主秉揚氏國柄鎮金陵留中主與宋齊立
後中主年少好文無經世之意喜物外之名
於上主下款蟬蛻冠冕之間鳳鳴林丘之表有詩大
歡地為山之勝絕處也萬金買之以為書堂時人
手眼會先主開國身任世子稍駸駸於富貴然誌三

子年一日忘廬山也其後中主嗣國數年乃曰言室
其言今蓋方其富盛時傾國服為之亦推野夫豈
下古國之祥故名曰開先以了山道人紹宗主之謂
於於不素深也及中主作洪都蓋嘗弭節茲地故
福與畫像存焉太平興國二年又賜名曰開先幸然
其二皆率以行義者老至善暹時乃有衆數百人
海二溪行福道者也於是開先始為禪林矣由宗十四
傳而今行現出焉自瑛之前有道行者或不曾於此務
云於句者或然不足以感人故其補救支傾僅在之
不足言矣得道於東林常終其材器能立事在人後物
如轉名於千五百一矣無不如意初其處雖求去而不
可以病也言蓋一二千言其意一新之也長壽李氏時

屋一區以其壯大簡古留為後觀後人所作僧堂一區
亦高深安隱視佛屋兄弟也故不毀開先之屋無慮四
百楹成於瑛世者十之六窮壯極麗迄九年乃即功方
來之衆與其勤舊雖千人宴坐經行冬夏無不得其所
願賓客之有事於四方者雖數百人夜半而過門無不
得其所求蓋廬山開先棲賢歸宗圓通四禪院飯游客
常居飯僧之半而瑛以其餘與遣化於四方之所入興
舊起廢其成功也難故其落成也乞記於豫章黃庭堅
庭堅曰夫沙門法者不住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
下託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禪牀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
幾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今也毀中民百家之產而成
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一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

燕居而玉食所在常數百是以有會昌之籍沒窮土木
之妖龍蛇虜豹之區化為金碧是以有廣明之除蕩可
不忌耶瑛曰然有是也今法王真子為世界主佛母淨
聖同轉道樞泰山之雲雨天下河海潤極千里何憂魔
事邪雖然廣明之盜三災彌綸一切共業影響豈特末
法比丘之罪邪會昌之詔吾又有以訂之其說不過人
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夫毗盧遮那宮殿樓閣充遍十方
普入三世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彼又安能廬吾居有大
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藏在一微塵中彼又安能火
吾書無我無人無佛無衆生彼又安能人吾人雖然妙
莊嚴供實非我事我於開先似若夙負成功不毀夫子
強為我記之我住此山十有二年隨緣所作窮於是矣

木林以持夫子解膏而止飯
米藏中之說客善提場中之
者亦窮於是因自書便刻之

江西古寺宿道場是洪州境內者以百數而洪州境
內禪窟居分寧縣者以十數二十年来住持者非其人
一室而八也其有三籍而單丁住持上官租者十室而
五也分寧縣中唯雲巖院供十方僧山谷道人自為童
兒時數之未嘗得人其號十方名存而實亡矣元祐不
山谷以憂居里中有玉山僧法清尸此禪席而十方僧
往来不得展鉢託宿清聞山谷嘗道雲巖初無藏經慨
然欲辦此緣其人才智足以興事而道行不能感人論

者紛^上而中廢清亦得罪去矣韶陽老人得道於黃龍
祖心禪師被褐懷玉隱約山間二十餘年矣自言山野
不解世事無出山為人意色中賢士大夫及其耆宿商
度曰欲興雲巖法席必得本色道人若是則莫宜韶陽
公於是逼致之韶陽公幡然受請入居方丈之東死心
寮中居數月粥魚齋鼓隱^上磁^上聞者動心升堂入室
肅^上雍^上觀者拱手韶陽公曰與^上十^上人作粥飯緣則
可矣非老人為^上道而求之意古^上云^上我^上身^上一^上向^上舉^上揚^上宗
乘法堂前草深一丈古恐雲巖門外荆棘生焉不得已
衆竭力為我置藏經且於末法中作佛事衆亦不解老
人語而謀為轉輪蓮華經藏庇以華筵大為經堂嚴以
金碧有山者獻^上有^上四^上言^上謝^上較^上如此且^上關^上三^上歲^上檀^上化^上為

魔種種沮壞韶陽壁立不戰不祈諸魔所攝去魔即佛
作大莊嚴遠近傾倒魔為檀自謝負墮鳴蟲伐鼓相我
成功於是四方來觀者乃曰江東西經藏乃十數未有
盛於雲巖者也而此經藏者發端於山谷不得不為之
記山谷曰物之成壞蓋自有數要以有道者為所依然
後崇成韶陽所以不得已而置藏經是中有正法眼句
禪子自當於死心寮中求之凡此藏經主工者僧悟機
如京師印經者僧希文韶陽老人者大長老悟新山谷
道人者責授涪州別駕戎州安置黃庭堅
洪州分寧縣青龍山興化禪院記
幕阜山之東黃龍山之下曰青龍山背山而嚮溪有道
場曰興化禪院相傳以為隋初有頭陀卜築此山得名

曰靈臺院至會昌而籍沒大中甬許度人有利相禪師
實化草萊皆為金碧號澄心院嗣興者曰伏虎禪師歲
遠失其名蓋常以道行伏虎鄉民生敬其經行死奉其
塔廟至今遺基巋然水旱猶請禱之此後子孫食其田
宅而已至慶曆中賜名興化禪院於今七世無赫也可
紀紹聖丙子歲衆請漳州僧以弼注持弼堂黃龍心
泐潭文之丈室目以為聞得力句於東林常總禪師不
能滿志文以偷過歲月銳意興作必欲自我一新之尚
有之於之規摹又得長沙悟志秀為之佐於七年而大
厦無山允所以尊崇經像養聖賢包容作務館穀買
客無不稱事高明頭驅又盡材一萬以關盛衰蓋方事
之初以慎畏者家有古塔三塔相其材可大用而人以
為不可得已而搆林之中夜聞鍾梵或以告弼試往喻
之慎氏四十餘院欣然同施人歆其祥於是傾財獻力
遂崇成耳惟積斂難振大緣難成非其時不興非其人
不能夫夏六世而補破支壞粗合苟完可謂積斂矣空
山之間四至去州縣遠徹故作新費以鉅萬可謂大緣
矣禪林鍾梵非所應有而驚動此其興之時也弼以淨
行而主此緣秀又為之竭力凡一切作務病者不悔死
者不怨皆曰今我盡心盡力必將惠我三昧其人又能
也夫東林千歲之功發地除之不遺一像一室為屋千
楹成壞無不如意然未及以道接十方也而化去今弼
尚未老訖臻厥成尚行總公之道哉故為之記記其興
廢而勸請之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禪院記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院者考之載籍不知其所本父老
言曩猶有石刻云院基於晉承和二年而亡其名又言
一南李昇初為徐温乞子時徐知訓不能容昇置酒伏
斃士欲殺之行酒吏刁彥能知其故以手饜昇昇寤起
走伏於此院北山間古松下以見及昇有 國名院曰
壽云其後僧紹熙焚巢毀像掃地幾盡天聖初知縣
事太常博士董黃中遂紹熙以授僧自元而院中興景
祐大饗帝於明堂賜院名曰吉祥元之徒繼主事者曰
可昇亦有道行俗緣以故其佛事崇成上北山斬竹開
屋凡數十楹昇死其弟可云可暹敗隳寺居略如紹熙
時神魚不為像

事聞知縣事晉陵胡宗質 高始以邑

夫耆老之顛起宣州廣教禪院僧慶餘傳法住持蕪湖

亦嘗有十方院院又蕪廢不可措手及以為興之難而

祭以元豐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來就法席是日竹筍彌

山人一作以為端有屠者故凶忍於是助欲解牛二

以不能奏刀已而牛見夢送我吉祥院屠以語市中人

而市中人則共買牛與吉祥至今以供麥麩方念作經藏

而法教自鳴餘亦不知寒暑日乞於市上風餐雪雲道

無行人而夫須撥禩出作佛事故邑人動心焉其耆老

亦有脩禪奉律信有是道者以是坐賈行商與田間者

姓破慳捨有日月至焉然餘貞貧士一錢而乞之而入

有施四十萬者故歲行八周興舊起廢於今可以安方

來禮勤舊下逮冗從皆有舍區又為大轉輪經藏其費
鉅萬方歲之不易居民薦苗於水火若不可為而餘之
立志如山不可回奪餘之言曰蕪湖古大縣嘗為丹陽
郡治所直中江之會舳艫相屬千里連檣輔我者衆則
吾事當有濟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吾以是歿吾世為
之以能難成一作是故遂濟登茲黃陂曰此山蓋為永
壽院者幾百年為吉祥院者又五十年矣今乃蔚為禪
居再閱廢興可為累歎物之成壞相尋馮虛而責實蓋
難為功今餘之功緒且終是必將齋心服形退藏于密
運四方之有道者為之法供養豈使法鼓虛鳴反為磴
下牛所笑哉故為之記其所從來使後有考焉餘蓋授
太平州典國諸時而其司學弟仲珪實左右之

清隱禪院記

發豫章下流略鄱陽之彭蠡上游距落星灣輿行
一舍舟行白里有大聚落是為古之鄡陽今為都昌縣
治所山悠而水遠能陰而善晴升南山而望之如季子
范甯得意圖畫蓋南山之於都昌如娟秀人直其眉目
清明處也其東則謝康樂繙經臺其西則石壁精舍見
於康樂之詩石壁之灣洄古木怪石又陶桓公之釣臺
也野老巖之下盤折為隈隩其土泉甘而繁松竹曰清
隱寺者唐秦陵皇帝所賜名也其後縣令陳杲用咸通
敕書改築於南山之陽白爾餘百年閱廢興多矣守者
非其人至無用芘風雨以食熙寧甲寅令王師孟初得
廬山僧建隆主之遂為南山清隱禪院乙卯丙辰而隆

李長老惟湜自廬山來百事權輿願力成就而僧太琦
實為之股肱於今八年宮殿崇成允所以安眾作佛事
者靡不斬新松竹欣欣安樂雨露而無芥斤引高泉以
致日用器械奇巧如人血脉周流於百體也陰房蘇壁
尸牖通達昔者虫蛇之寢廟虎豹之燕居無不奮築丹
堊冀其寬衍以為園蔬老者有所休壯者有所游少欲
而常足無聚祿而望人之腹余得意於山川以來隨食
南北二十年矣未嘗不愛樂此山之美故嘉歎清隱之
心賞風月而同歸清隱曰吾與子同與不同付與五湖
雲水惟是艱難以至燕樂強為我記之清隱出於福清
林氏飽諸方學最後入浮山圓鑿決遠之室浮山臨濟
之七世孫如雷如霆觀父可以知子矣

吉州隆慶禪院轉輪記

禪師冲日有道行以江西楊氏順義中築室於
山之仁山其言博故院不發至二十為隆慶禪院
心書以刻於禪院自黃龍志有道人而來樂仁山而
成儼曰黃龍知免之香可以普薰斯人矣於是安意在
巖此山即以其書告衆人曰一師云五六歲為歲當
有大丈夫來自善足大於龍華菩提木下三轉法輪
諸有緣人稱所有說法佛及僧是為將來聽法種子其
會強以二月十九日至元豐三年其日遠近皆會者異
僧亦吃飯忽不知所如道俗震動四年六月會者復

至南而僧伽浮圖出光明相照此會人無不歸心致
得因此會供施轉化多人為轉輪經藏木石金碧妙天
下之材百工妙天下之手閱二歲而崇成機發於鍾大
車左旋入天聖凡東出西沒鬼工神械人心目其實
無慮二十萬皆人自勸非機巧智力所能儼之言蓋如
此豫章黃庭堅曰夫一餅一鉢行若飛鳥而宴坐十年
荆棘草萊化為金碧歲無豐凶施者常滿門彼非有大
才智鼓舞斯人安能若是因其落成為之記

懷安軍金堂縣慶善院大悲閣記

直金堂縣南有山如城壁東西行者風雨以為保障是
謂金堂山有一峯發於其麓自北而南出絕峯上極得
地坦平表裏見其江山縣之爽塏處也縣南故有僧坊

曰天王院天聖中賜名曰慶善為舍五百楹成於僧化
之師文紀至化之乃度作千手眼大悲菩薩閣於峯頂
規摹之初智者笑之愚者排之然之意益堅其求於人
不避寒暑雨雪其受人施不計其富多寡積十五年而
功乃成於是又即山南北而為宮與大悲閣高下相望
為屋將百楹矣初其事未能半而壯麗宏敞動人心
目於是笑之者皆助之謀排之者皆借之力也而檀施
傾數州其用錢至一千萬然後聖相圓滿千手所持多
象犀珠金間見增出無一臂不用不以人功歲計所能
辦也觀者傾動或至懺悔涕泣於是化之自武其功因
余外兄張子安乞余文記之子安亦言化之醜樸不瑣
鑄盡心於佛事所作殊勝可紀也按千手眼大悲菩薩

者觀世音之化相也維觀世音應物現形或至於八萬
四千手眼昔楊惠之塑工妙天下為八萬四千不可
措手故作千手眼相曰後世雖有善工不能加也已而
果然今之作者皆祖惠之云金堂本廣漢郡之新都聚
邑至唐咸亨中以金堂山而名其縣化之其縣人也子
安通直郎知金堂縣事張君禔也大悲閣作元祐二年
之九月將落成於新天子改元之某月

瀘州大雲寺滴乳泉記

瀘州大雲寺西偏崖石上有其泉滴瀝一州泉味皆不
及也余嘗曰滴乳泉然寺僧宗惠埋其上泉滴來不
汲而骨所觸余聞葬書死而葬泉源者其子孫皆
當獲永壽而死其壽數世不已惠若有子孫可忠告之

遷以遊世之

西峯院三秀亭記

廬陵其守軹以它吏攝承託宿傳舍吏胥視民為俎
豆執鞭者衆羊失其牧歲歲仍饑饉夜有抱鼓不洽聲
聞京師元豐六年春詔用壽春魏侯魏侯有家法以吏
能名一世至則引見官更問救敬所先下書教民諭以
善而獎技才能昭勸不勉戒教宿負聽以功除按行州
左右曹三獄累械至三百餘決其得情引隱釋其點滌
攀牽唯上請須報遠逮證左與繫輕而捕重者乃付有
司其所裁遣蓋去三分之二二人氣以和下車之十二日
芝草二本產於州院獄門之東其後得一本於郡齋便
坐之室而最盛於西峯僧舍之秀野亭一月之間凡產

芝二十餘石磊落權奇人物象成最後寺僧來獻黃芝異
本同穎黃者慶色異本同穎者不爭之祥今郡侯樂士
愛民天澤優渥五穀順成鈔盜其將衰息健訟之民且
化為慈祥弟友魏侯亦將鴻漸於臺省以受福民之慶
則靈芝之生不獨為吉瑞魏侯因即秀野亭以為三秀
屬豫章黃庭堅記之魏侯名綸字君俞其歲之六月甲
戌記

吉州慈恩寺仁壽塔記

吉州東山慈恩寺治平 皇帝賜名也寺有江南李氏
保大中刻石曰龍興寺而高僧傳言仁壽舍利塔在發
靈寺寺三易名其歲月皆失故傳曰隋文皇帝方
燕約時有異人以舍利一函之曰以

不見帝以示僧曇遷置堂中閱數日數有盈縮遷曰吾
聞法身過於數量非世智所及此未可量有尼智遷數
大言人以為狂而不信陰謂帝曰象教堙沉一切鬼神
皆西兕當父母天下其後周失其牧隋文受命仁壽改
元廼詔分舍利三十置浮圖於天下高爽地所至皆發
祥下瑞三年又以所餘舍利五十有三分置五十三州
皆選有道行僧調護至其州卜吉地為浮圖吉州發蒙
寺其一也實以西京光明道場僧慧最將命發地八尺
得豫章板古甃甃中置銀甃舍利觀者皆震動唐天祐
中夜雷雨大晦冥厥明視之浮圖左旋殆且盈尺故基
宛然不相函蓋非人方所及靈瑞傳聞崇奉傾數州由
天聖以來屢見光景志恠者或過其實而曲士持議以

為無時道彼恢詭譎恠流俗喜傳無以為有寡見淺聞
又裁耳目之外謂之不然故曰夏蟲不信冰霜醯鷄斷
無天地彼何足論大方之家故咨攷實錄遺主塔僧師
惠以告來者師惠喜事有經論學樂以余言勒之金石

天鉢禪院準禪師舍利塔記

維東福勝故號天鉢有來磁錡在同光之末令初堂堂
大覺印可干戈日尋禪予宴坐真人開宋六合為家時
維令準以弟繼初持臨濟家法鼓板鍾魚寂寥百年有
僧父子父餽其鄰子乞于市文慈重元海岱維清如雷
如霆十州震驚育者得眠檀者傾施日飯三百猶不賜
覺海若冲提印了空雪山醍醐法示一味飲者不同冲
子智航蓋士夫選諸根猛利透出魔窟昔在天鉢風雨

及林鐘錄三世冬温夏涼有罕堵波奇築所開發函得
骨莫詔其誰稽首摩拂舍利涌出銜齒附骨如珠瑟瑟
迺考圖記準實藏此壽七十五同光之季累覽莊嚴鍾
唄威儀使見聞發心維航智悲林下家間得意自足蒿
萊荆棘不純不繹因時成文證德訓俗如象遇雷如龜
藏六攷石作銘閱世陵谷

清隱院顯濟王廟記

諸行無常一切皆苦諸法無我寂滅為樂無上兩足尊
初說脩妬路為海居種性開此甘露門故娑竭以無耳
聞經無始以非男成佛維順濟王承佛記前有大福田
為世津梁得自在女當時十處十會皆聽圓音今日三
江五湖不志外護所以作南山之檀越應清隱之爐香

以佛事作神通化血食為淨供雖然大陽門下法士徧
周普光法堂當仁分坐不妨於法界海見作魚龍入觀
音門能施無畏鍾魚鼓板釋迦苦口丁寧雷雨風濤順
濟家常相助因行不妨掉臂南山飯在往來船非唯曲
為今時亦與後人作古記

自然堂記

佛者惠言吾同郡人自豫章來客於湖陰將二十年其
居故屋數間舊開東軒於鄰室之籬角黢黑漸洳不堪
人居蝸涎蛛網經緯几席有以改作告之者則應之曰
未遑也間而徘徊其下徜徉乎旁久乃得之因其舊蓋
不易一瓦塞故嚮以為壁塞故壁以為明不加一木而
堂成知言師而來者莫不緊然油然忘其歸予獨嘉其

處近於自然為之名曰自然堂且為道其所以名曰動作
獲休頽然於自得之場其行也不以為人其止也不以
畏人時損時益處順而不逆此吾所謂自然也彼體弱
而健強名辱而羨榮汨汨然日有是心然且取混沌之
術而假脩之者自然尚能存乎雖然凡此者近之矣而
未也若夫道之妙者則吾不能為若言之而使若得之
也亦不能為吾言之矣言師善鼓琴丹青而不有其然
讀經論多自得其意不事外飾如山野人可與言者也

蘇軾黃先

卷十九

黃庭堅書直

書三十五

目

上蘇子瞻書二首

寄蘇子由書三首

見張宣徽書

答晁元忠書

答郭美發書

答何靜翁書

答李幾仲書

答王補之書

答王子飛書

與王商彥書

與王子子書

與歐陽元老書

與唐坦之書

答王觀復書三首

答洪駒父書三首

與運判朱朝奉書

與胡少汲書四首

與徐師川書四首

與潘之真書二首

與胡秀才書一首

與秦以章書一首

上蘇子瞻書一首

庭聖密少且賤又不肖無一可以事君子故嘗望見看
字於衆人之中而終不得使令於前後伏惟閣下學問
文章度越前輩大雅愷弟約博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
擢補郡輒上最課可謂聲實於中內外稱職凡此數者
在人為難兼而閣下所蘊海涵地負特所見於一州一
國者耳惟閣下之淵源如此而晚學之士不願親炙光
烈以增益其行不能則非人之情也借使有之彼非用
於富貴榮辱顧日暮計功道不同於謀則愚陋是已無
好學之志訑訑予既已知之者耳庭堅天幸早歲聞於
父兄師友已立乎二累之外然固未嘗得望履幕下以

蓋少且賤又不肖自知學以來又為祿仕所縻問閣下
之風樂承教而未得者也今日竊食於魏會閣下開幕
府在於彭門傳音相聞閣下又不以未嘗及門過譽斗
筭使有黃鍾大呂之重蓋心親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
屋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故敢坐通書於下執事
夫以少事長士交於大夫不肖承賢禮故有類似不當
如此恭惟古人之賢有以國士期人略去勢位許通書
者故竊取焉非閣下之豈弟單素處顯何特不可直不
敢也仰冀知察故又作古風詩二章賦諸從者詩云我
思古人實獲我心心之所期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
不得於今人故求之古人中一一與我並世而能獲我
心思見之心宜如何哉詩云既見君子我心焉兮今則

未見而寫我心矣春候暄冷失宜不審何如伏祈為道
自重

庭堅再拜自往至今不承顏色如懷古人頃不伴書且
置是事即日不審何如伏惟坐進此道以聽浮雲之去
來客土不給伏臘尚可堪忍否夫忠信孝友不言而四
時並行晏然無負於幽明而至於草衣木食此子桑所
以歌不任其聲求貧我者而不得也且聞燕坐東坡心
醉六經滋味糟粕而見存乎其人者頗立訓傳以俟後
世子雲安得一見之昨傳得寄子由詩茶儉而不迫憂
思而不怨可願乎如南風報德之絃讀之使人凜然增
手足之愛欽仰公擇華老頗嗣音否師厚詩語氣益
復極似鮑明遠但因來不多復未果錄寄耳比以職事

在山中食符得小詩并上寄一笑旁州
有佳句要自不滿人意真如公詩我厚願為落筆思得
申紙疾讀如老杜所謂一洗萬古凡馬空者朝夕須報
惟君子之四時體道一致神明拒之

寄蘇子由書二首

庭堅頓首再拜誦執事之文章而願見二十餘年矣官
李匏繫一州輒數歲迄無參對之幸每得於師友昆弟
間知執事治氣養心之美大德不踰小物不廢沈潛而
樂易致曲以遂直款親之下可媒款疎之不能忘雖形
迹闊疎而平生咏歎如千載寤寐聞伯夷柳下惠之風
而動心者然惟小人不裕於學方羊塵始之外撲拙無
所可用既已成就雖造物之鑪錘不能使之工也得邑

極南幸執事在旁郡且當承教為發萬金良藥使痼疾
少愈而到官以來能薄不勝事劇陸沈簿領中救過不
暇筆墨且况以寫心之精微故欲作記而中休時因過
賓高安行李必問動靜以其所言參其所不能言承典
司管庫之鑰率職不怠懷璧混貧舍者爭帝良以自慰
比得報伯氏書詩過辱不遺緒言見及敢問不肖既全
於拙矣於事無親疎不了人之愛憎人謂我朱愚非所
恤獨不知於道得少分否恭惟聞道先我為世和病有
病於此固聞而知之因來尚賜藥石之誨抱疾呻吟仁
者哀憫向冷不審體力何如惟強飯自重
流落七年蒙恩東歸至荆州病幾死失一弟一姪乃亡
羊二子早衰氣索非復昔時人也性本疎懶鞭策不前

以是未嘗得動靜忽奉十二月二十四日所賜教存
問勤重伏審憂患之餘台候萬福開慰無量端明二丈
人物之冠見道德文章足以增九鼎之重不謂遂至於
此何勝殄瘁之悲况手足之情平生師友之地荼毒封
割之懷何可堪忍柰何所賴諸子有所立而季子文學
幾於斯人之不亡也庭堅病起荒廢恐不能辦事欲引
去而未敢太平遂請義當一往來夏秋間若病不再作
尚可祈見無階承教臨書懷仰
伏承端明二丈窀穸有期天下失此偉人何勝霽涕石
刻得三丈論撰無憾矣不審幾時得刻石託誰書丹若
未有人不肖輒為託名其上若自有人即已矣萬一不
用書則用家弟尚質所篆蓋別託一相知人名可也三

兩日即拏舟下巴陵出陸至雙井六日爾至即令家弟
書篆携至荆渚二月未可復來也小子相娶石諒之女
蒙齒記感激感激

見張宣徽書

豫章黃庭堅再拜獻書致政少師閣下詩云瞻彼淇澳
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德兮猗兮赫
兮咍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維古之德人其高明有
臨其覬深有威其潤澤在下其光暉在上使人望之而
鄙吝之意泯亦不容聲矣恭惟閣下道尊德貴而載之
以米飯糗黍樞而一立乘軒委佩而超然出入諸公間
如砥柱之於中流也問學文章以銷彼已惟道以為體
白首日新風化德人之

數於時輩無以為左
篤嘗與深哉十大夫
遠未得有人於此
小人固陋亦言論
嘆伸得所以不言而
今見其言勝蹄以祝
以分東壁之光不可
命

答晁元忠書

庭堅百拜元忠足下末識足下之面因諸昆弟得之下
之詩興託深遠不犯世故之鋒永懷喜慙然類騷想
見足下豈弟於學問故頃追韻寓意於無能之辭雖仰

高尚友發於呻吟而文章闇昧不敢以過雷門不謂堯
民即以奉寄通辱已未書及詩頌囊竭篋不秘金玉悉
以相畀幸甚幸甚惟是盛見稱許愛而忘其醜歎俎豆
不肖於諸公之間豈不願盜名恐累及下知言爾往多
故不即報度已察南來拘窘吏事雖江山相映發心不
在焉如墻壁間作詩文與俗俯仰不足紀錄得顯目兄
弟時持書冊來講問撥置簿領一斛顏耳承去歲不利
秋官居間當有自娛即日體力勝否昨所喻怨與不怨
論事似不當耳苟志於仁矣其餘存乎其人不可聽以
一律君子陽陽考槃與北門褰裳同為君子之詩夫爭
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觀義理者固於其會怨與不怨
去道遠矣莊周所謂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足下以

何如無階合并十詩仰報盛意因以當面頓首保重

答郭英發書

庭堅頓首發春即治儻舍悉謝遣公家人唯兩僕夫備
令事事躬親所以不能嗣音更兩日儻舍亦畢工矣
自遠方來斫書者凡七人又當作書累日甚覺勞故
也辱書承侍奉吉慶為慰變并有可與同味者乎兄輩
煩記憶大者讀書小者跟蹤幸無它耳舍弟未來聞正
初到魚洞美純上座歸嘉州將一月唐道人亦且行矣
七佛偈誰所作猶問五子之語誰所作也五觀佛語也
為士大夫開此觀山谷語也東溪老廬山開先長老行
瑛歷陽公王安上純父是時為和州宗叔察宗少文南
史有傳陸探微畫與顧覲之可並驅爭先少文茂深略

同特也西臺禮部員外郎李建中名士也國初權西京
御史至故時號李西臺書蛛絲所謂蠨蛸在戶者煤尾
屋塵屋塵合墨醫方謂之烏龍尾銀鉤蠶尾晉征西長
史索靖妙得崔張筆法自言吾書如銀鉤蠶尾山柝紫
楫計是佳蔬但恨為聚蚋之味所敗耳銅卮研少留意
幸甚烏豆粥大烏豆一升隔宿洗淨用七升水浸明日
入白糖一斤和勻入細生薑棊子四兩是謂粥矣纏
更事不能記其人姓名未可得信三子名字訓作書忙
又未就庭堅再拜

答何靜翁書

庭堅再拜何君足下去年辱惠書過有稱述意足下隨

州之...
文...
上...
庭...
之...
會...
然...
大...
全...
庭堅再拜

吾王子飛書

陳長寧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一
息有國有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
淵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至於作文
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董
言之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古人云讀
書十年不如一請習主簿端有此理若見為問訊千言

與王序周彥書

東坡先生遂捐館舍豈獨賢士大夫悲痛不能已人
云亡邦國殄瘁者也可惜可惜立朝堂堂危言諱論切
於事理豈復有之然有自常州來云東坡病亟時索淡
浴改朝衣談笑而化其習中國無憾矣所惜子由不得

嘗有以激衰悞而增高明也幸甚庭堅少孤窘於衣食
又有弟妹婚嫁之責然知從先生長者學問而論親
白髮不待已而從仕故也之日得學之功十五而遂
之日得學之功十三所以衰悞不進至今遠諸公之後
地雖觀天下天資超邁上有親以為之依歸旁有
以之飲酌春秋未三十耳目聰明若刻意於德義
則其言不止此耳非敢謂足下今日所有不足以
若衰悞之間但為未及古人故為足下惜此日力
難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
書則不待歸悲於天也一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
其世不用而廢學則其自廢情歎則不得歸
世之為足下道者皆在中朝時聞天下長者之言

三下以為然常繼此有進於左右秋熱雖未艾矣惟
去之慶龍水風土比湖南更熱老人多病眩暈書
唯親為已自重

卷五補之書

臣等一拜稱之使君閣下治平中在場及問嘗與
臣等一拜稱之使君閣下治平中在場及問嘗與
臣等一拜稱之使君閣下治平中在場及問嘗與
臣等一拜稱之使君閣下治平中在場及問嘗與
臣等一拜稱之使君閣下治平中在場及問嘗與
臣等一拜稱之使君閣下治平中在場及問嘗與
臣等一拜稱之使君閣下治平中在場及問嘗與
臣等一拜稱之使君閣下治平中在場及問嘗與
臣等一拜稱之使君閣下治平中在場及問嘗與
臣等一拜稱之使君閣下治平中在場及問嘗與

一見之未得一還鄉社
文道其意亦未能成秦
弄請可為費涕如此奇
書讀之如對談笑也音
事不若古人爾意亦異
而作未入袖爾見東坡
二書極有理嘗見之否
可畏在筆下公能致此
與王子予書
孫伯遠善論文章之美
師嚴君

此來不審讀書何似想
以道義敵紛華之兵戰
勝又矣
古人有言并敵一向千
里殺將要須心地收行
馬之功
讀書乃有味并書策而
游息書味猶在骨中又
之乃見

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於一兩書其餘如破竹也
迎刃而解也古人嘗喻植楊蓋楊天下易生之木也
植之而生橫植之而生一人植之一人拔之雖子曰
功皆卒此最善亦顧袁老終無益於高明子予以謂如
可

與歐陽元老書

家書喜比來起居不爽調護固慰無量寄示東坡嶺外
文字今日方暇備讀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來也亦
改正數字今遣觀後手抄一通承有與黃冠師衡言
山行又蔬食不把酒乃復勝健良助權喜大槩世俗之
事於道術中擇可喜者行之譬如敲棘君問滄浪之水
則貌之見汗泥臭濁能生蓬蒿則眼明蓋其無明習

世變譽未必自得之耳又多病之辭雖成性鮮自源
歸時不能即奉答亦以今世民之師師不知行道以先
言貴民學校之教不知明道以啓迪後進故學者不知
重道而尊師士亦不復論學而取友因以卜足下誠有
意於茲事否也事使來繼辱書問勤懇不倦愛一世之
所棄敬衆人之所慢足下真自得之者耶所寄詩醇淡
而有句法兩論史事不隨世訛可取明於已者而論古
人語約而意深文章之法度蓋富如此如足下之所已
得者而能充其所未至生乎卜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
人也然江出汶山水力才能汎觴溝渠所并大川三百
小川三千然後往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
海同味今足下之學誠汶山有源之水也大川三百足

下其求之師小川三千足下其求之友方將觀足下之
水波能偏諸生為德也不肖去戎州或在秋冬之間
大槩已具三觀復書中矣無階從容望風懷仰千萬強
學自重也試日觀足下頡頏於青雲之上也

李張仲書

庭堅頓首張仲司尸足下昨從東來道出清湘八桂之
間每見三間題字以其枝葉占其本根以為是必磊落
人也固其名於士大夫與足下一求舊者皆曰是少年
而老氣百餘者也如是已愈年恨未識足下面耳今者
乃蒙賜教稱述古今而歸重於不肖又以平生得意之
文章傾倒倒原見界而不吝秋日樓臺萬事不到曾次
使以示不才之學以誦歌呻吟足下之句
使之耳而高論自抗便謂不可染汙但可哀爾高明之
上要須以聲為律而身為度也所論仲良刻石敢不敬
承如仲良於不肖親厚無可言者但日太逼未能即成
餘具李康書中

與唐坦之書

獲字坦之取履之九二籍道坦坦
與人與言若不犯家語請即用之

頃得瀘州報承一藤已過趙市復還城中初亦不解然
道人行止如雲蓋多如此遂不復念耳辱書乃知高文
子山家主人恩意不勸遂因結度夏鷺鷥割股何可使
瘡久不合耶解夏遂東歸耶亦處處乘流則逝得坎則
止乎張祖棋便舟可惜失此一快也二親倚門十年妻
兒有攻苦食淡之歎亦能久伏忍耶樂義堂中與兄弟
共觀之銘孰大於是乎既要注脚行之而心中自以為

宜推之於人而人以為宜則是義也有人亦若是無入亦若是正信調直終不獲藏則是樂也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古人之義也君子坦蕩蕩古人之樂義也古

與王觀復書三首

萬

庭堅頓首啓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言知在官雖勞勤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福

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翹嘗論文章之難

意飛空而易奇文微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社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頹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嶷巴巽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

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
少安之餘賓客妄謂不肖有東歸之期日日到門疲於
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溫禮數非公所
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三月二十四日

庭堅頓首辱書動懇千萬委之以九鼎之重顧庭羸不
能勝也所寄詩多佳句猶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觀杜子
美到夔州後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
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
為佳作耳報靜翁鄉行之美甚副此意所問勸靜翁求
師取友而不以教觀復者蓋觀復如此有餘耳如公才
識禪家所謂朝生王子者也但要琢磨圭角耳任事
渭不知何時人此二賢之遺也

唐人諸詩皆有佳處甚慰觀覽也魯使君所欲作記標
不敢辭以既往青神見家姑欲行人事實客曾集衣上
過日愈不暇留來人多日竟未能成史彥直既到官渠
當數有人還眉州今自此未取信甚易致也茶詞及為
東坡與不肖所作十韻皆欲奉答而未成但未知它日
寄達所在耳策問十篇思深慮遠佳作也亦恨離文勝
耳不肖在巴峽間所得人有李仔仁道本梓人而寓江
津二十餘年其人言行有物參道得其要老成人也有
一庠周彥榮州人行已有恥不妄取與其外家連戚里
向氏屢當得官固辭以與其弟或及族人作詩文雖未
成就要為規摹宏遠此君又東坡之兄壻也故亦有淵
源耳有趙頴子智者榮人作文皆道實事要為有用之

言然觀其作人未可知也蔡相次律張溥寬夫自不肖
到戎州朝夕相親近然次律事事優於寬夫它日或可
望為中州名士也有廖鐸宣叔者嘗東學京師才性明
利甚不在人下來相師用之意甚篤然憂其質不甚美
韓退之所謂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畔去否庭
堅既以江漲不能下峽則欲至青神見老家姑以是人
事實空根至今日方能作書遣來人作書又草草千萬
照悉公至吏部改官且還營丘乎因書示諭
庭堅頓首公決行在幾時此別不足恨中原亭驛如流
雖南止可數書不比劔外及梓柯夜郎之洪荒無詔也
前卒還附書謝何靜翁不草草而靜翁乃云不得不肖
書試為根究恐小人輒以貨取之耳今年成州為子歲

登一種柘枝頭出於過臘平大如鷄卵味極美每小
八錢日飲此品凡一月此行又似不虛來恨公不同此
味又念公無罪耳一笑一笑

答洪駒父書三首

駒父外甥推官得手書知還家侍奉吉慶為慰新婦諸
孫想履夏具宜既不免應舉亦須溫習文字詩酒須火
輟也自頃嘗見諸人論甥之文學它日當大成但願極
加意於忠信孝友之地其受和白受采不但用文章照
映今古乃所望者熙紹不知法源自何來又不知所葬
者是何舍利以此難作文景雲又不知是禪是律有師
承無師承可究問一二疏來玉父不及書想鉤深索隱
日有新功比又為弟姪草數篇六韻詩適意思不堪未

能寫寄鴻父更加意舉業須少入繩墨乃佳前要文字
猶未暇作新書室攻在父邊生麻中不得不直比來翰
墨亦可觀否老舅既免喪哀痛無已日在墓次亦苦多
病未緣相見千萬強學自重不具老舅庭堅白
駒父外甥教授別來三歲未嘗不思念閑居絕不與人
事相接故不能作書雖晉城亦未曾作書也專人來得
手書審在官不廢講學眠食安勝諸揮子長茂慰喜無
量寄詩語意老重數過讀不能去手繼以歎息少加意
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
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
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
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上海耳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

文章芥介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
章但已老病惰懶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為我雪恥罵
犬文雖雄奇然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
好罵慎勿襲其軌也甚恨不得相見極論詩與文章之
善病臨書不能萬一千萬強學自愛少飲酒為佳所寄
釋權一篇詞筆從橫極見日新之効更須治經深其淵
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
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
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
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
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為儒者末事然索學之又不可
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

嶠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
丹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今儉陋也

與運判朱朝奉書 彥博

庭堅再拜不學無術得邑僻左承前逋滯之餘簿書期
會糾紛熟爛不可掇拾健訟之民一不得氣詆郡刺史
訕訕官長長短視遠者常得其影類多見聽追逮證左
枿楊相推囚繫索情溢出牢戶之外聽事以來于今八
月惟是智度短淺裁割未有見効夙夜履冰須謹訶至
則免冠就訊歸伏丘壑以安無能之分加以山野不曉
事與中朝士大夫不相知聞故於門牆無一日之雅
寸退尺終不收驟以書通今者豈有以不肖欺左右者
乎酒家過聽識技於衆人之中以備使令承命悖默恐

不任鞭策以負高明之舉也然伏思閣下才品卓越簡
在欽明將朝廷不異遠方之寄夾作雷雨下車未幾惠
威載於江西竊嘗訪之親識間決事若流誠得執鞭走
趨陪輔千慮之一實所欣慕大施其行將臨下邑當以
職事待罪輒白達小人之情秋暑尚爾伏祈調護行李
為國自重

與胡少汲書四首

庭堅頭首辱書勤懇并惠示參前堂詩詞意深遠致意
霜後頗寒不審彼氣候何如即日想進學不怠體乃清
勝遠寄山薑甚副所須蓋比居山堂中晨起常氣爽
遠近日高乃相辨故須此互舉道者理甚佳不知彼亦
猶能專與道者語錄否試為尋訪舊於文字中似有

之耳公家與不肖薄有瓜葛又是年與不但以今元正
從故為兄弟丈人行非所以見處幸改之百冗奉此重
率

庭堅叩頭頃得相見甚愛風度高明恨未得款語耳前
年屢寄佳句并蘄簞適遭大故哀荒幾死天幸扶護歸
於鄉里山川如昔觸緒隕心多病多故不復能與人事
又賓客未嘗去門以是去年復辱書亦未能作答彼間
獨思念公於不肖勤勤懇懇非有他求特以草木臭味
同爾相求於一世之所棄故雖淡薄如此想必不凝滯
於習次也承以令兄之哀疾苦復作幸即輕安家事所
寄憂責未艾唯寬懷自重

庭堅叩頭晁燮必孝友解事家居唯雍睦則不以細故

傷大義亦使亡者無憾於下泉矣念兄當此多難能自
奮發否公遺學頗得力耶治病之方當深求蟬蛻照破
死生之根則憂畏淫怒無處安脚病既無根技業安能
為害按子聰老是出世宗師海會演老道行不愧古人
皆可親近殊勝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增長無明種
子也聰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渠開卷論說便穿得諸
儒鼻孔若於義理得宗趣却觀舊所讀書境界廓然六
通四闢極省心力也然有道之士須以至誠懇惻歸向
古人所謂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此非虛語
庭堅頓首辱書逼在邑中以故未得即歸又當往府中
謝諸公所以未得如前約錄近文奉寄爾因州中歸冬
夜長可手寫數篇往也二年來尤覺眼力不足數日來

漫服椒乃似有益莫漸得力冬夜可觀書耳年垂三十
百衰相現故思如火汲政好勤學爾所報今元居兒女
詳悉甚慰誨諭存心處竊願公如此耳古人學問亦無
別用處舉斯心以加諸彼而已

與徐師川書四首 元符元年

師川外甥奉議辱書恩意千萬審官守嚴管運之煩得
宮觀之祿以奉親杜門讀書有味欣慰無量即日想家
姊郡君清健新婦安勝兒女今幾人書中殊不及此何
耶所寄詩超然出塵垢之外甚善恨君知刻意於學問
時不得從容朝夕耳承以鄉中歲餘寓居同安同安美
俗里中有仁士又西旁有禪老皆可人留心擇鄉游必
純士今兩得之矣是士大夫多報吾 擇交不安也極到

所望詩政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經術未深讀老杜李
白韓退之詩不熟耳江季恭不幸可惜此君不死可髣
髴孫莘老也潘邠老居憂莫不貧否胡少汲甚有志欲
慕古人不知今何如相望萬里臨書增懷千萬珍重

又 崇寧元年

庭堅頓首每見賢士大夫及林下得意人言師川言行
之美未嘗不歎息也所寄詩正忙時讀數過辭皆爾雅
意皆有所屬規模遠大自東坡秦少游陳後常之死常
恐斯文之將墜不意復得吾甥真顏波之砥柱也續當
寫魏鄭公砥柱銘奉寄甥能忍夏蚊之嗜膚而從瑩中
遊真曠世之奇事也蒙諭當塗不可作久計誠然似聞
已別有命須近詩漫徃數篇老拙豈能如所云觀一節

可以知其侏儒也

庭堅拜手辱書審涉夏以來同呂新婦侍奉八姊郡君萬福諸兒女無恙甚慰悵想承瑩中便向吳中夫此淵對向能不悵然老舅六月九日領太平事十七日奉朝旨送吏部即日解船至江口以嗣文同行遂為遠別亦大風不可行留連方欲訣去會駒父奉其夫母來又為之留七日閏月十一日分手亦衝東風至蕪湖矣吏部告示作初任通判人陸一季名次指射優便差遣三兩日間亦漫投一狀也將家到荆南謀居居定或從容上泉鬼谷之間以須闕耳相望似不遠無因會面神往形留千萬珍重十三日庭堅頓首

見邸報承已除鄧州簽判想是所干乞但不知尚待關

否駒父才器不凡但事

渾厚有外家風氣其

向荆州亦粗為湖口之

暑異於常正煩倦都無

苦人事未能手抄它日

與潘子真書二首

庭堅叩頭不負好下

山川之美有呂世之資

非荆雜之材所能承抱

此可少助萬分之一致

三月聚糧又當知所內

無悔鉤深而索隱温故

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說之極立樂以趨簡易
此觀書之術也博學者所以使人知道里之曲折也夫
然後載司南以適四方所不遠懷道鑒以覽萬物而不
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
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養心可謂尊其所聞矣在父
之側則顧如受文王在君之側則顧如伯夷季子可
謂行其所知矣欲遠成惠人不知好與不已若若處賢
於俗人則可笑此學者之深病也齋心服形而後求
諸己若無此四病者則善矣善有以之則善有三
大明養道之國聖人之學一也善有以之則善有三
定一也善有二也善有三也善有四也善有五也善有六也
善有七也善有八也善有九也善有十也善有十一也善有十二也

與胡秀才書

之青雲之上此言不為人所及也當世石牛嘗道為足下羽
翼也若足下此言如小德不足以致遠遠涉橫絕食道配古
人則九萬里風斯在下此言人言有三折肱知為良醫
不消嘗病於是故不敢此言不致也也此言非然者書
庭堅頓首此言辱先公游致不疎今覽君子問此言善病出
入鄉黨有此言成忠厚之氣開慰不可言也此言憂在蓋迫
留日淺不能一詣齋閣負負曷已所須詩錄此言又以二
外詩存現此言不工耳少年恨太輕此言老人恨不重逢一
難其後此言張軍之敵也願加意此言在門地

與秦少章書

庭堅頓首此言示與昇十書筆勢此言駁駁可喜庭堅心醉於

詩與楚詞似若有得然終在古人後至於論議文字今日乃當付之以游及晁張無已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二問之前日王直方作楚詞二篇來亦可觀嘗告之云如世巧士文繡以一世設欲作錦當寧錦機乃能成錦足下試以此思之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二十

黃庭堅魯直

表九首

代司馬丞相進稽古錄表

代孫莘老謝御史中丞表二首

代李野夫亳州謝上表二首

代李公擇遺表二首

代宜州党皇城遺表

謝黔州安置表

奏狀三首

修神宗實錄乞外任奏狀

戎州辭免恩命奏狀

再辭免恩命奏狀

雜著十五首

莊子內篇論

論語斷篇

孟子斷篇

勸學贈孟甥

解疑

董隱子傳

書萍鄉縣廳壁

黔南道中行記

晁深道祝詞

徐氏二子祝詞

覺民對問

全壁字說

侍其佃子說

評李德叟詩

書倦殼軒詩後

表九首

代司馬丞相進稽古錄表

臣光言竊以九州四海一日萬幾將察知民物之性情

蓋布在文武之方冊雖歷年多而舉其大要則用力少

而見夫全功恭以 皇帝陛下富有春秋弭寧方復念

終始典于學於緝熙單厥心延登老成親近勸講發論

語章句探經藝之同歸誦寶訓丁寧憲祖宗之不易本

有如是實惟濫觴惟稽古堯舜之舊章惟信史春秋之

成法高山可仰覆轍在前其興亡在知人其成敗在立

政或當艱難之運而不能師用賢智或有惻隱之意而

無以照知忠邪載籍之編患乎太漫鑒觀之主力不暇

遑敢用芟夷略存體要由三晉開國迄于顯德之末造

臣既具之於歷年圖自六合為宋接乎熙寧之始元臣

又著之於百官表乃若威烈丁丑而上伏羲書契已來

對越神人可用龜鏡悉從論纂皆有依憑總而成書為

稽古錄二十卷因仍書局繕寫奏篇茲冒昧以上陳助
聰明之遠覽中謝恭惟 大皇太后陛下定九鼎以守
天下之公器乘六龍以御古今之正權思齊之功啓佑
聖學過物之濟燕及宗祧至於法弊於涼而改爲官非
其人而變置御戎之策上下措國之勢安危據舊以鑒
新去彼而取此陶成萬化東在兩宮七廟垂無疆之休
微臣與不朽之業干冒宸衷臣無任

代孫莘老謝御史中丞表二首

臣覺言耳目之官紀綱所寄得人則百僚用憲舉枉則
庶職不凝豈圖眷求猥及孱朽臣中謝伏念臣帥心孤
陋賦性朴愚宣力三朝螻蟻之心未報親逢二聖犬馬
之齒既衰智已拙而見事遲才已拙而於用少補阜衣

之缺空懸折檻之忠拜青瑣之門未有迴天之力孰
無山濤之誠侍帷幄無史魚之風忽被除書進水執
法方虞宮諂更益寵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淵默以
行四時文明以首萬物有知人不蔽之福有念功無疆
之休憐其後凋收置近列惟是言書實難入才黑白分
明仰恃聖心之虛佇米鹽細碎敢塵天聽之崇高雖自
誓言終憂隕越

司繩宮省之中清道輦轂之下頌職甚要用才匪輕
伊實頑遽叨任使中謝伏念臣非窮理極深之學無經
遠濟務之材諸生策名華髮在服昔荷先朝之識拔
蒙二聖之眷求待罪諫垣初無功於補袞典司選
莫效於澄源徒以天資重遲或許敦厚帝前講勸

清光猥錄微勤辱茲虛授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
對越七廟緝熙百工至公無私大明不蔽直道而
民上有譽則試之官能察知孤臣無有比德故因
式付中司雖責重而憂深然主聖則臣直知人不
依日月之明聽言則難敢忘藥石之報一心百誓
為期

代李野夫亳州謝上表二首

臣莘言懷中奪宣城之綬以昇從官望外得
益慙小醜不勤傳舍既見吏民間父老
宣朝廷惠于鰥寡之意天實咫尺即為
臣才資下中學術淺陋沈迷簿領又從
下民號呼刑獄之寄

東人物被先朝之識拔假即位者歲年自狀短長無裨
分寸為國宣力尚辦一城與民持平則有三尺輒傾肝
膽昧冒高明伏遇 皇帝陛下 一日萬機六通四闢知
人之福順于宗工郵民之深寄在牧守察其勤舊善於
撫綏致茲蕞爾之材獲奉欽哉之詔臣敢不烹鮮期於
不撓牧羊去其敗群使蚊負山河錙銖之能力以塵足
岳亦臣子之至情

護田闕歲初無尺寸之功乞郡治民已懼再三之瀆幸
天從欲守國近藩奉宣詔條慰拊鰥寡中謝伏念臣刻
鵠之學纔能類鷺割鷄之技不任解牛頃將命江湖之
行所云補米鹽而已遭逢先帝制作文昌迪知九德之
材祇承六典之任實以蹇淺誤蒙洗滌雖懷松柏後凋

之心顧有蒲柳先衰之質惟茲外補不俟終更伏遇
太皇太后御聖人之時持天下之寶東百執事以熙帝
載重二千石以共民功謂臣早趨州縣之勞既習為吏
付以展肱之郡儻能牧人不以望輕遂茲器使臣敢不
疚心猷訟勸課農桑迄收塵路之勤少答乾坤之造

代李公擇遺表二首

依日月之末光未殫報國竭桑榆之晚景忽慟窮塗輒
輸將死之言儻動蓋高之聽中謝伏念臣生長孤外遇
逢聖明學淺而智卑才拙而用少先皇帝攜收流落前
拔塵泥擢登清禁之班許以經遠之器二聖臨御四門
穆清無補涓埃薦蒙轡策長地官術不足以富國承御
史忠不足以回天少寬素食之憂得備維藩之寄重分

帝節出拊刀州雖受命即行驅馳夙駕而短生無祿
越路隅猶結戀於清時敢獻忠於未暝伏願 皇帝陛
下尊事耆老延登俊良緝熙六藝之光明靈承七廟之
謨烈盡予道以法舜之孝師天常以體堯之文國家膺
無疆之休微臣釋沒齒之憾
仕而服休雖效挈瓶之智沒而獻直猶希結草之忠未
沫須臾之期少陳迫切之願中謝伏念臣學則無友於
國仁則無閱於朝智常病於遠謀器適宜於近用遇蒙
先帝擢寘周行登備諫工言不足以成務出將使指事
不足以分憂天秩六官妙選群吏收臣江湖之外進列
文昌之班迄終元豐之年久司宗伯之典天地立極日
月並明不能退藏復叨任使髮白於民部曾莫裕於邦

以心盡於中臺亦何功於哀職重以直書延閣勸講露
門請郡以避素飡額天而從私欲會之蜀川之守遽叨
使節之行承命載驅猶愛靡及雖犬馬自弛於鞭策而
蒲柳盡至於冰霜忍死路隅敢輸忠盡伏望 太皇太
后陛下昭事上帝而長其變清問下民而察其微以包
荒為用材之方以柔遠為御戎之策師用古訓而難任
人勤國家一日之幾貽示社萬年之慶臣筆死之日猶
生之年

代宣州堂

惟才惟志在則實無禁... 臣本以書生... 龍講聞... 臣之... 伏

進身占名小校日逐
得邊事教書戒諭詐

因將頌委以郡... 曲老在... 終歲號呼老母終堂... 之衰殘逮茲殞越... 下千年膺撫世之期... 尚推枯骨之仁臣無任

謝黔州安置表

臣庭堅言昨蒙恩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已於四月
二十三日黔州公參訖者聖恩寬大善貸曲成刳心

隕元未足稱報中謝伏念臣草茅下士詩禮小儒漸階
清塗廁列文館誤蒙器使孤奉國恩罪在至愚刑茲無
赦有司議獄期從鈇鉞之誅明主原心終全螻蟻之命
雖投裔土猶得為人此蓋 皇帝陛下有天地好生之
心有堯湯不赦之福旁開用命之網或漏吞舟之魚顧
茲不死之年皆是再生之日罪深責薄感極涕零重念
臣萬里戴天一身弔影兄弟濱於寒餓兒女未知存亡
不敢每懷惟深自咎窮鄉多恠苦霧常陰木石為親柳
或幾於生肘日月在上葵敢忘於傾心報德無階惟忠
與孝臣無任

奏狀三首

修神宗實錄乞外任奏狀

伏念臣日者蒙恩待罪著作討論史事預聞聖朝大典
實以為榮而臣才不逮人讀書有數見聞淺陋無助闕
遺雖勉素餐已糜歲月重以老母年垂七十寢飯須人
朝請坐曹義當夙夜退則有虧子職進則無補公家致
申犬馬之情仰望乾坤之造伏望聖慈除臣一江淮合
入差遣問民疾苦得以效於吏功將母肯甘或少裨於
孝治臣無任

戎州辭免恩命奏狀

臣昨於元符三年五月蒙恩自責授涪州別駕戎州安
宣復宣義即監鄂州在城鹽稅并還所奪勳賜以江水
沈漲不可下峽至十月又准告復臣奉議即簽書定國
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臣以久客瘴地抱疾累歲年衰

侵加以去年弟妹凋喪幾至無生十二月方得發京州
賤所建中靖國元年三月至峽又准告復臣朝奉無權
知舒州事至四月至荆南又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
除臣吏部員外郎乘通馬發來赴闕而臣到荆南即苦
癰疽發於背脇痛毒二十餘日今方少潰氣力虛劣重
以累年脚氣并起艱難全不堪事方陛下始初清明萬
國歸往蕩滌瑕垢登用賢俊如臣材輕智短罪棄之餘
誤蒙哀憐洗滌驅策實深遭逢徽幸望雲就日之心而
臣天賦孤寒百疾所攻冒昧寵光清議可畏輒傾痿
之誠上瀆天聽欲乞免前件恩命除臣江淮一合人差
遣假之數年儻漸完復尚堪勉自誓糜捐伏望聖慈
特賜開恩臣出於誠懇別無旨

臣等謹奏

臣等差遣如太平州無為軍一處實於私計而
臣等南至所居分寧縣不遠臣已言面前去表者
臣等即迴荆南聽候朝旨

再辭免恩命奏狀

右臣六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免已除吏部之命臣即時治行有日上道
會臣亡弟所遺三男因病連失二子臣亦不勝哀惱伏
善傷冷併作羸疾累日委頓不可支持已分實于溝壑
幸得醫藥稍復蘇醒只今四體唯骨都不堪事度不三
兩月不得復常不免以蚍蜉性命之情再干冒生成之
造元除臣江湖一合人差遣免於犇馳或至顛越道上

念臣與趙彥若范祖禹三人同時得罪竄逐二子已為異物下獲親見盛明臣以愚強顏猶在伏蒙陛下漸被收用一歲四遷臣非木石實未知報稱之所宜敢耽耽詔除慢不恭命恭惟陛下體堯蹈舜光宅天下不蔽之福無疆之休是以草芥賤臣敢竭愚衷昧首再請它日或有繁難任使臣當剡心墮首不愧初筮謹具狀奏聞伏望 聖慈垂聽許

臣前狀嘗乞太平州無為軍一處非是沾激實出至誠此郡公事少可以養疾圭田享有補家貧臣以兄弟流落六年婚嫁多失時節今日得此於臣足以辦事非特朝廷尚記姓名臣不敢昧冒如州

莊子內篇論

莊子內篇之篇法度甚嚴彼鷓鴣之大鳩鷄之細均為有累於物而不能逍遙唯體道者乃能逍遙耳故作逍遙游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塊意氣萬竅珠聲吾是以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心窺券外之有全尚而思齊道之不及論不明也故作齊物論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立於弄之殼中其中也因論以為命其下中也因論以為智養生者謝養生而養其生之上幾乎無死地矣故作養生主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宇往來不窮古者謂之宙以宇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無所依彼推也故去挽也故來以德業與彼有者而我常以不材故作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

箭鋒相直豈巧力之謂哉子得其母不取於人而自信
故作德充符族則有宗物則有師可以為衆父者不可
以為衆父父故作大宗師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應
三彼求我以是與我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粃糠據
見四子故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解剝斯文爾由莊周
以來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周為齊物之書
昏昏以至今悲夫

論語斷篇

論語一書孔子之門人親受聖言雖經秦事編簡斷缺
然而文章條理可疑者少由漢以來師承不絕比諸傳
記最有依據可以考六經之同異證諸子之是非學者
所當盡心大槩名者於朝趨利者於市觀義理者於其

會論語者義理之會也凡學者之於孔氏有如問仁有
如問孝問政問君子者衆矣所問非有更端而所對每
不一蓋聖人之於教人善盡其材視其學術之弊性習
之偏息黜補剝之功深矣古之言者天下殊塗而同歸
百慮而一致學者儻不於領會恐於義理終不近也近
世學士大夫知好此書者已衆然宿學者盡心故多自
得晚學者因人故多不盡心不盡其心故使章分句解
曉析詰訓不能心通性達終無所得荀卿曰善學者通
倫類蓋聞一而知一此晚學者之病也聞一以知二因
可以謂之善學由此以進智可至於聞一知十由此以
進智可至於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聖人之事也由學者
之門地至聖人之與室其塗雖甚長然亦不過事事反

求諸心忠信篤實不敢自欺所行不敢後其所聞所言
不敢過其所行每鞭其後積自得之功也夫不仕無義
也子使漆雕開仕對吾斯之未能信而孔子說蓋漆雕
開在聖人之門聞義雖甚高至於反身以自誠則未能
篤信其心未能篤信則事至而不能無惑以不能無惑
之心適事而欲應變曲當不可得也此漆雕開所以不
願仕也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
而宰子欲於暮祥之中食稻衣錦引天下至薄之行自
以為安漸漬孝弟之說不為不文豈其無所忌憚吐不
仁之言至於如此蓋若宰子者其止受之質薄自其至
內觀官見三年為哀也忘而強勉之者將欲加厚
得故不敢也自隱匿方求其十之至

洗心革面以與之
不仁者欲見於一時之
古之學者所自得於內
有諸有學有問反切
辯論可長其人而發也
此方其學於師也不敢
身也不敢求諸外而求
心寡過之術士勇之不
孟子斷篇
舍與孔子合者唯孟子一人
為祖述孔氏而詆訾孟子以
蓋荀卿見孟子道性善言必

孟子斷篇
由孔子已來求其是非
孟子聖人也荀卿著書
為略法三三而不知其

稱堯舜義不見諸侯其迹與孔子不合故云爾曾不知前聖後聖所謂若合符節者要於歸潔其身者觀之孟子論孔子去魯不知者以為為肉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乃若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以微罪行此聖人之忠厚非孟子不足以知之學者欲知孟子率以是觀之其智不足以知孟子安然知孔子能則荀卿所謂知孔子者特未可信聖人無名而淳于髡以名實求孟子固不足以知之荀卿曾未能遠過淳于髡也楊子雲曰孟子勇於義而果於德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言雖不多以子雲之言行反覆考之足以發子雲之知言司馬遷號稱博極群書至如論伊尹百里奚皆不信孟子此所以得罪於子雲也由孔子以來力學者多矣

而才有揚雄來者豈可不勉方將講明養心治性之理與諸君共學之惟勉思古人所以任已者

勸學贈孟甥

軻闢揚墨功愈於禹仲子論詩沆紹厥緒喜鑿言易亦自名家一姓幾隆光綿其瓜嘉出江夏處濁而清河潤九里外孫淵明雲卿浩然爰及郊簡三詩連蹇尚書則顯咨爾孟孫望洋漢唐其勤斯文對前人光

解疑

或議涪翁御奴婢不用翻慮能慈而不能威涪翁笑曰奴婢賤人不過為惡而生善慢令而詐恭當其見效在前雖我亦不能不怒退自省不肖之狀在子躬者甚多方且自鞭其後又何暇論已之沐猴而治人之沐猴哉

或曰孔子曰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然則非歟？涪翁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乎今之用鞭撻者，有能離此三過者乎？昔陶淵明為彭澤令，追一力助其子之耕耘，告之曰：此亦人子也，善遇之。此所謂臨人而有父母之心者也。夫臨人而無父母之心，豈人也哉？是豈人也哉？

董隱子傳

董隱子隱於乞人，從人乞於南康市中，與酒無不飲。未嘗見其醉，連敗紙。敵後前衣穿結，不周腹背。風雪人挾，寒熱其面有孺子色。衆人之所嚴如涕唾人，以世也。或祈嚮，願聞其方，則曰：無也。或祈嚮，願聞其方，則曰：無也。或祈嚮，願聞其方，則曰：無也。或祈嚮，願聞其方，則曰：無也。

得之與為禮甚愿，為置酒解衣。衣之與言，或時詰不狂。自道宿人年三十六矣，熟視二十許人也。道純得瘡，瘡如舊，蓄潰肌膚，岑岑痛，晝夜生數十隱子。兩和濟五日，良已異。日陰與方士約買藥，煮丹，必期未至，語不聞。侍旁隱子又來飲，起握道純手曰：治金鑄銀，奔馬即死。禍乞一榼酒行歌而往，曰：歸飲吾同舍。明日遣人問安，留榼語旁乞人去矣。數日客見之於潯陽，猶寄聲別道純。不了其末之始，其去以庚申正月二十三日。

書萍鄉縣廳壁

庭堅抗荆江，略洞庭，涉脩水，徑七十二渡，出萬載，宜春來。首伯氏元明於萍鄉，初元明自陳，留出尉氏許昌渡。漢江陵上夔岷，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余安置于

摩盧山之下淹留數月不忍別士大夫共尉勉之乃肯
行捨淚握手為萬里無相見期之別蠻中九年白頭來
歸而相見於此訪舊撫新悲喜兼懷其情有不勝言者
矣余之入宜春之境聞士大夫之論以謂元明盡心盡
太視民有父母之心然其民器訟異於它邦病在慈仁
大過不用威猛耳至則以問元明元明嘆曰天子使宰
弓里固欲安樂之豈使操三尺法而與子弟仇敵哉昔
漢宣帝患北海多盜賊起龔遂為太守及入見見其老
而悔之遂進而問曰北海之盜陛下將勝之耶將安之
耶然後宣帝喜見於色曰張官置吏固欲安之也余嘗
許遂以為天下長者也夫猛則玉石俱焚寬則公不私
廢吾不知不竟唯其是而已

而曰聖人曰夫猛而不害善長寬而不長善完雖兩
漢循循不過如此萍鄉邑里之間然兼日為鳳凰樓秀
皆以為嘉穀矣因書之屏間以慰別後懷思之聖之來
從下寧元年四月乙酉而去以是月之己亥

黔南道中行記

和聖二年三月辛亥次下寧關同伯氏元明至山尉幸
絃克夫傍崖尋三游洞繞山行竹間二百許步得僧舍
號大悲院才有小屋五六間僧貧甚不能為客煎茶過
大悲導微行高下二里許至三游間一徑棧閣繞山腹
下視深谿悚人一徑穿山腹黥間出洞乃明洞中略可
容百人有石乳文乃一滴中有空處深二丈餘可立嘗
有道人宴居不耐久而去嚴壬子堯夫舟先發不相待

日中乃至蝦蟆碛從舟中望之願領口吻甚類蝦蟆也
予從元明尋泉源入洞中石氣清寒流泉激激泉中出
石腰骨若虬龍糾結之狀洞中有崩石平闊可容數人
宴坐也水流循蝦蟆背垂鼻口間乃入江耳泉味亦不
極甘但冷熨人齒亦其源深來遠故耶壬子之夕宿黃
牛峽明日癸丑舟人以豚酒享黃牛神兩舟人鼓瑟吹
醉長年三老請少駐乃得同元明堯夫曳杖清樾間觀
歐陽文忠公詩及蘇子瞻記丁元珍夢中事觀雙耳石
馬道出神祠背得石泉甚壯急命僕夫運石去沙泉巨
清而歸陸羽茶經紀黃牛峽茶可飲因令舟人求之有
媪賣新茶一籠與草葉無異山中無好事者故耳癸丑
夕宿鹿角灘下亂石如圍廩無復寸土步亂石間見堯

夫坐石據琴兒大方侍側蕭然在事物之外元明呼酒
酌堯夫隨般若石為几案牀座夜闌乃見北斗在天中堯
夫為履霜烈女之曲已而風激濤波灘聲洶上大方地
琴而歸初余在峽州問士大夫夷陵茶皆云蒲葑不可
飲試問小吏云唯僧茶味善試令求之得十餅價甚平
也携至黃牛峽置風爐清樾間身候湯手而得味既以
享黃牛神且酌元明堯夫云不減江南茶味也乃知夷
陵士大夫但以貌取之耳可因人告傳子正也

晁深道祝詞後名諫之改字之道

吉日穀旦晁氏深之字爾深道發書祝之咨爾深道聖
季無蚤與其闕於門不若觀於奧昔在聖人行深道時
照藹處空萬物君之魚泮在淵深則不獲并有寒泉

綆不食深器者工深稼者農深利者賈世守者爲宗上
其一家出門則病焉深於道者不官三宗者聽焉窮則
帶索達則華袞惟李無止自深其本

徐氏二子祝詞

徐氏二子總髮承師爰卜今日冠而字之孟氏曰慶其
仲曰慶字慶子西字慶次西咨爾子西乳作春秋當一
王法文成致慶啓迪後覺一角儀上游聖賢宅出於西
狩爰瑞聖功疑若可羈豈其犬羊謂予不然視經卒章
咨爾次西孟孫得慶授秦巴西歸而求慶與兒女嬉曰
子不忍其毋旣子之矣荷戈逐之項也以傳其子樂羊
殺敵恐怨不深吸其子之羹三軍摧鋒卒取中山魏侯
賞功而疑其心人而棄本效我之忠及獻與同其子求

通子是以知巴西之罪賢於樂羊之功昔在孺子生焉
一束少長卑薄之域躬此盛德其在有功遭世險傾九
死不悔以持刑平先民載德以篤後慶爾尚對予前人
緝熙爾姓惟爾東鄉厲夜生子驚鄰請火不能待旦恐
其似我終身為惡願其不已若彼饕餮彼囂亦包終身之
羞而無一日之樂耕而鹵莽爾苗則枯耘不竟草秋梯
滿宮爾藝其禾天不能黍惟爾東鄉日篤于孝毋慢游
是好惇爾詩書以迪有造俾慶與慶是則是效

覺民對問

弟仲堪溫恭而文好學之氣方愛日而未倦也庭堅字
之覺民覺民曰願遂聞之應之曰自勝之謂強能任之
謂堪聰莫宜於反聽明莫宜於內視強莫宜於自勝古

之人能披折萬物獨見本真能自勝已然後有形有物皆為服役故其自任曰吾天民之先覺者也吾將以此道覺斯民也古之人未聞此道則發憤而忘食聞之則樂以忘憂守之則不知老之將至覺民曰我始於何治而可以比於先民之覺問之曰若善琴何自而手與弦俱和曰心和而已若善篆何自而手與筆俱正曰心正而已曰然則求自比於先民之覺獨不始於治心乎覺民曰詩云思無邪思馬斯徂其斯之謂歟曰然遂書而贈之

全璧字說

長林全君璧問字于涪翁翁字之曰天粹而告之曰璧者成器之玉也其溫潤縝密清明特達天之粹美也體

圓而性剛人其天德之

也

也有其實

然後受其名而無愧昔者子在天子之弟之間遇人之不然而舜盡其心於孝友使頑器而為善不至於茲曾參之事親盡力以養其志此善之粹也傳諺之事君也勸人君終始共于學魏鄭公之事君也造次顛沛責善責難終其身而不勸此忠之粹也柳下惠與鄉人處國人不稱天下樂之此和之粹也季子辭國而邱吳之社稷子臧辭國而與曹之存亡此清之粹也是皆清明在躬有玉德者也若夫有好學之意而不求明師不近畏友騁于之名而不舍幼志不出下流則是珉而非玉也彼珉之為物似溫潤而不澤也似縝密而不粟也是以君子賤珉而貴玉惟天粹之質可以琢磨而

成器故了為之言

待其佃字說

戰國時風聲氣俗之陋也故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浩翁改之曰農當力田有時乎逢年士當事道有時乎遇合故字佃曰仲年

評李德叟詩 秉彝

孫莘老嘗以德叟詩一軸示予曰子試為我評之予對曰再過普惠七言石人道中表字韻國朝以來能者不過一二人而已韓退之所謂橫空蟠硬語妥帖力排冪唯此詩足以當此語昔嘗見其汲汲浚源今又見其金玉井幹矣莘老大以為然

書倦設軒詩後 洪王父軒名

潘郊先嘗得詩律於東坡蓋天下奇才也今因郊老故識二何二何嘗從吾交際無已學問此其淵源深遠矣洪氏四甥才器不同要之皆能獨秀於林者師川亦予甥也此之武事萬人敵也因五甥又得潘之之孫子真辭未識面如觀席反知其嘯於林而百獸伏也六九人者皆可望以名世子猶能閱世二十年當見版局穆之箱絕塵萬里矣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二十

禮章黃先生文集第二十一

黃庭堅曾直

文二十八首

發願文

跋奚移文

祈雨文三首

撰魏王祭文

祭司馬溫公文

代尚書侍郎祭司馬溫公文

代趙樞密祭韓康公文

祭判監王元之文

祭郭給事文

祭畢朝請文

祭姚大夫文

祭李承議文

祭李元叔文

祭徐德占文

祭劉凝之文

Large block of faint, mostly illegible text,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祭范叔才文

祭李彦深文

祭周晉叔文

祭王補之安撫文

祭李仲良長官文

代宜州郡官祭克守文

祭叔父給事文

祭舅氏李公擇文

祭知命弟文

母安康郡太君祭亡女陳氏十娘文

祭李德素縣君文

發願文

善薩師子王 白淨法為身勝義空谷中奮迅及時吼
念弓明利箭被以慈哀甲忍力不動搖直破魔王軍三
昧常娛樂才靈為美食解脫味為煖游戲於三乘注一

目絕科一源收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善徧用智
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焉呼跋奚來前吾為若
詔之汝能與壯士技距乎能與群阻爭茅乎能與八駿
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聞
之內固無所事此今將詔若可為者汝無狀於行當仁
坐作不得頑癡自今謹飭晨入庖舍滌鎗淪釜科簡蔬
茹留精黜脩鬻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搜如截肪煮
餅深注湯和糜勿投醯鹽曰晚用薑葱潔不欲焦旋殖
不欲黃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燧水沃沸鼎
斟酌薤菘生熟必告媿媿臨食爬垢撩髮深指地杓嚼
戴懷骨事無小大及當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拭
蠲潔寢匙覆碗陶瓦髹素視在謹數兄弟為行牲牝相

當日中事間浣之漱禱器械器淨謹循其初素衣當白
漆衣增色施鬱為黃紅螺蚌光接藍杆草茅蒐索草
使粉白無不媚好燥濕處亭熨帖坦平來往之役資之
使令牛羊下來喚雞棲架撐拒門關閑護草竊飲飯
大埋塞鼠穴凡鳥攫肉猫觸鼎犬地鎗鼠窺覬皆汝之
罪也春蠶二臥并簇自裹七晝七夜無得停火行麻
葛蕉任締絡錫踈手作無有停時終緝偷工夫一日得
半工一縷亦有餘暑時蘊丞扇涼蜜冰薰艾出蚊冰盤
去蠅果生守樹果熟守筥執弓懷彈驅嚇飛鳥無得
嘗日使殘少姆謳罵幾瘡痢泄嘔天寒置籠衣衾畢
淫痒抑痛炙手潤凍無事倚牆鞞履可作堂上嗚呼
聲代諾哉長壽也思能可憂時勸補世與不濟凡新

劫轉智轉無上法輪我今頓揚揚世言以身語意
量觀察如實誠悔我從昔來因撰有夏秋由由
受渴八那見林不得解脫今者猶得見大善結願
已盡未來世不復淫欲願作今日盡未來世不
願後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食肉設復造以善
火坑中經無量劫一切眾生為婬亂惡受善
代受設復飲酒當墮地獄飲洋銅汁經無量劫一切
生為酒顛倒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食肉
獄吞熱鐵丸經無量劫一切眾生為生惡應受
我皆代受願我以此盡未來際思可誓願願
足十忍不由它教人一切智隨順如來於無
中現作佛事恭惟十身洞澈萬德莊嚴於剎

我作證設經歌邏羅 身忘失本願唯垂加護開或迷雲
稽首如空等一痛切

跋奚移文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遇得跋奚滿兩難
疏不利走趨額出屋檐足達戶樞三姬視不來兩姬推
不去主人不悅厨人罵怒黃子笑之曰堯牽羊而舜鞭
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
出草露濕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搗故曰使人也器之
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音不以馬司晝漏者
不以雞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
所不逮寸有所罅子不通之則履不可運土實不可當
履坐而睨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

之為汝能之不跋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
為雖勞何咎黃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
無不意滿

祈雨文三首

晚稻既苗植禾將粒雲物不雨西南其風高田塵埃下
田龜板歲且無入柰何斯民維雨有神庇民以食能出
雲雨化灾為穰吏將率民豢牲醮酒以報靈德豈不休
哉

今歲雨暘時節既登麥而美禾迺五月辛巳亢于今不
雨以風粒者將不得堅粟苗者將不得遂蕃疾牛而耕
汗背而耘者將不得食將無以奉輸貢賦供給祭祀官
吏且失其職故以吉日丙寅夙夜駿奔並告於爾神靈

神之休養以膏雨而漏下不能三刻星斗晏然使人視
四郊之枯槁色故自如語諺有云孤埋之而孤捐之是
以無成功春夏之交神賜厚矣豈於幾成而敗之神聰
明正直其忍不終惠民吏職不虔歲訟之不得其情使
之或奪正時吏則有罪神降災于厥躬勿俾民病 尚
享

維吉日丙寅奔走丞佐以歲事謁于廟庭靈雨其濛為
惠未徧越歲及實用不寧身率群吏靡神不宗過蒙明
神降臨動瘳忘長吏之罪而大府民隕雨未申之交畎
澆化益早苗蘇醒民有慶色傳相告語實神之雷風與
民成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之澤至於昆弟以鋤耨相逐維以治之不爰更計之未
加抑亦有以使然惟神血食此邦分風之柄亟吸晦冥
足以解紛善歲捐神所易成吏所難是用慘怛三請神
其終賜之俾民知神之尤烈威神永有依歸及其牲牲
肥大酒醴酌甘將教民美西成之報焉尚饗

撰魏王祭文

維叔父令德孝恭惟 英宗 神考嘉乃懿德大啓土
宇圖寧我家茲予冲人奉承慈訓叔父秉德在庭惟喜
康共今天降割股眩其虧何痛如之卜筮未咸塗屋于
野輶車即路酌以薦哀尚饗

祭司馬溫公文

嗚呼盛德之士幽明助之哀職補之民瘼去之翬老在

邪誰能悔之帝名明堂公實于位歸咎無鄉天則雨涕
匪天奪之乃公盡瘁民望公起百身贖之日月川流宅
宥有期馳心墓門官有事守臨穴寫哀寓此卮酒

代尚書侍郎祭司馬溫公文

嗚呼裕陵遺弓天下岌岌九鼎既安烝民乃粒其功在
天其信在人兩宮孝慈百度日新其天伊何天子聖文
神考之子美祖之孫其人伊何公來自西民以安堵曰
我公歸天生公德二聖著龜以民為基守以四夷少年
推鋒勿在王庭我觀縉紳皤皤老成九月丙辰鰥寡無
蓋維斗西柄有星見沫輿人之占憂在國棟公果隕傾
中外震動太平之基維成未落風雨漂搖今則有託王
命調護遣車有期五生一禡涕泗薦之爰在斯民信在

王公其無憾降享芬苾

代趙樞密祭韓康公文

明珠口璧不言而出九重之淵天球河圖不出而為萬
乘之器高歸之里實生八韓皆世望人康公為冠嗚呼
康公自任之重足以鎮群輕自致之誠足以動萬物極
文武之任以白髮行吾志則有餘奪山林之日為衮衣
於公心其不足聞道於耳目之來後凋於冰雪之寒公
則有之出處何擇至於正色端議瀆九死而不回齋心
服形承大祭而不悔忘三公之勢以下士均萬鍾之祿
以睦宗人之難能公則燕譽而不百歲復歸本朝老成
隕傾喜則安仰瞻辱門下三十餘年棠棣交陰范此孤
弱學問暗淺公借光輝性資重遲公極推挽尊俎之色

如對於前教訓之音猶在於耳英風義氣忽成暮爾之
乾肉清觴來哭燕居之几萬事已矣嗚呼柰何

祭判監王元之文

嗟維公不秣競略世榜觀本性德溷俗不磷緇明照了
不偏闕位官師簡辭命諧元弟有嘉政裘底春食晏春
公安之均萬鍾與人交漫舞察公之心爛白黑來施施
氣坦夷久與游德無疵友畜我實予師相响濡問寒飢
我沮南飲公醉今我歸拜公櫃壽七十可無悲懷平生
涕交頤酒則醺肴孔時公不御今安之公多子祿仕微
延譽處援險危可致力我勇為天昭昭予敢欺尚饗

祭郭給事文

公德性柔嘉能優裕遇事從容而有斷臨民寬靜

煩繡衣立朝邦之司直未論治郡人
名之塗晚行止足之語揮賜金以迓父老遺舊德以
食子孫官登左曹考過中數於公所欲可以無悲庭堅
等登門有年傾蓋若舊御哀致奠終無所辭尚饗

祭畢朝請文

惟公才能應世事實副名靡職不宣飛聲紫庭持節關
隴吏清刑平天子惠遠擇牧廬陵以公來尸方且圖功
此邦風土教訟懷律聞公明慈望風投筆公來勤勞直
寃問疾三月報成小大如擗燕及縣邑簿領暇逸天開
粉省養育永弼期公入踐膺受百祿如何翰凶風火蕭
災猶不告病聽民郡齋人望公起柰何永歸生存華屋
槁木四壁大旆高牙銘旌數尺升堂笑語兩淚來哭肴

芳酒潔公不能嘗文以為哀哀涕墮觴

祭姚大夫文

惟公敦大忠純表裏披盡孝友兄弟家無間言蔬食葛
衣同一緼袍起佐州縣亟聞能聲或禪或專民戴父母
飲水食尊力難自修十年去思由在嶺表晚以譽命牧
民廬陵維此廬陵而捷訟有政於此牛羊治之公來殊
科有鋤有植鋤斷強梗植培柔良夙夜在公問人痾痒
小心畏義罔漏一毛半罰十笞匪躬不決民信吏畏公
不處休公力勞動以疾臥閣公不朝食人皆失聲嗚呼
哀哉先子及公同陞吏部小人得邑實佐下風公不吏
之曰故人子以官上府館置燕私恤其甘旨乃訪民瘼
盛德往矣誰庇誰師歟寢門秋日陰雨几筵如昨公不
升堂祖車在塗公不就馬牲肥酒潔公其來嘗滄江東
逝有淚如此嗚呼哀哉

祭李承議文

嗚呼人具五福曠世千一觀君初終優入其域壽則耆
老富半其州耳目聰明一作目明胡考之休種德不倦託
子有秋子孫繩繩官學昏嫁牖下沿歸笑言而化子人
夫公有譽薦紳宗族繡穆邦黨歸仁薰然茲良惟君有
之在朝敬恭大夫似之昔我兄息歸君之孫我家不造
姻姬孔云我投鬼門日與死迫衣我食我再見天日君
之捐館我在戎燹送車百兩莫助引紼南郡安陸不能
三舍我馬有羈莫拜墓下有核維旅有酒惟醕一作清寓
文寫哀文不逮故逮一作情尚饗

祭李元叔文

嗚呼元叔之義世不可少赴人急難秋陽皦皦奉親色
難慈友諸少家人絜齊門巷灑掃築屋聚書延聘師表
青青子佩如魚游沼凡厥富室乾沒紛擾君常宴然萬
鍾忽抄壽母令妻升堂宴笑慈以旨其歌舞姝妙里人
欣欣皆謂之好攝提季夏舍有鵬鳥屏藥治歸竟夜無
曉邑人奔走上下是禱人亦有言蓋棺事了生榮死哀
誰謂君大我遷黔戎形影相弔衣我食我歲使交道立
棘望楚山復江繞屬辭羞奠氣結天抄平生不昧尚稟
馨香嗚呼哀哉

祭徐德占文

嗚呼德占文足以弼亮天功武足以折衝樽俎識足以
量足以任百世之榮名璞玉淨金未加
繩墨不借一臂而自發於林丘大臣歌肯來之詩天子
興見晚之歎一日而三錫命驚動漢朝試之難能無一
不可迎刃而解事無全牛決獄大疑手平如水論議魁
壘氣吞西州鯤之為鵬垂天其翼志九萬里未出戶庭
泰山覆於前天作奇禍忠肉義骨豺狼甘心魏魏堂堂
萬事盡矣嗚呼哀哉惟時睿聖制作斯文顧申公之無
奇倚壺遂以為相提師十萬隨虜計中凶語上聞天光
震動嗚呼身膏原野而葬衣冠於故土親逢堯舜而即
萬鬼以為鄰自古以為才難才者又至於此臨其穴惴
惴其慄嗚呼柰何酌酒祖行能復飲否心折無幾有淚
如江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凝之文

嗚呼公乎智謀足以御困剛毅足以行可獨清足以執
物自勝足以立我兀者造而歸全諒無地以棲禍方燕
及於來仍闕門戶之嵯峨忽厭俗而去仙遠白日而蛻
臥止吾黨之一鑑哀楚望之傾墜伊曩時之倦游實翫
辭而坎珂遂投効於頽尾豈嬪息於寒餓來昏䟽於江
湖訖有屋於春籟執盈虛以化物取衆弃而致夥間江
曠之有秋上橘抽之歲課開亭觀之百楹孳綠竹之萬
箇裏餘刃而不試故優裕於菑播搃几杖以徜徉樂知
識之來過味龐公之幽禪觀有物於石火歲三會於渚
難訖初志其不挫維歐陽之文章發高唱而無和配公
名而成三何巧舌之能破齒髮踈而戀嫪坐衰氣而不
果載銘旌而來歸遺稚子以危貨彼聞公之清風亦何
面以承唾初不肯之及門輩諸孫之孩孺公慈祥而豈
弟獲聞教而侍坐款歲晚而升堂見虞主而浹墜湛樽
酒其儻嘗列羣悲於楚些

祭范叔才文

嗟嗟叔才天畀厚矣不畀其全穀祿之不腆嗣世之不
傳不得分願又不得年懷利器而不試曾生人之多難
嗚呼哀哉高明如山萬仞壁立軒昂人羣富貴身集倚
堦青雲方履初級而官止一省即壽不過四十彼青雲
之諸公君視誰其不及嗚呼哀哉君材敏強處決若流
游刃恢恢不見全牛笑談樽壺吏功舉修推其羸餘逮
及寮友揚善補過丁寧握手極君之能劇劇擻煩雖君

怨仇不能間言康強食飲措笏垂紳臥病幾時一別終
天塗窮日沒萬事盡然清明競爽窘拘一棺孀妻孤女
至哭几筵嗚呼哀哉旋於西飛歎聲滿路莫如子悲婚
姻之故酌酒祖行君不能舉臨觴大哭淚落盈俎嗚呼
哀哉尚饗

祭李彥深文

嗚呼彥深尊路泥塗賢於駟馬之駕席門風雨安於數
仞之堂體孤貉之温而不恥緼袍壞絮知膏粱之味而
不厭脫粟寒漿終一世而阨窮內不疚其何傷維相知
之不平始傾蓋於汝陽披素葦之噴碎見紫蘭之孤芳
沉深而敏學易簡而庭方鄰非仁而不覲粟非義而不
嘗遇一情之難堪既摧折而愈烈號飢寒之滿屋仰

滌之南翔擁羣書而寤嘆檀然親於文章論若以之豈
弟謂百歲而康強忽靜寐而不覺問歸來兮未與去親
戚與朋友即萬鬼而為鄉嗚呼虞氏之不為政之矣士
不履於糟糠載固窮以乾世營人至今傳其惠康身與
螻蟻共盡名與日月爭光我觀古而視今信吾友之不
止所以發書而掩涕不忍癡孤與蚤孀婦弱女而教男
定子宅于南山之岡有謝公之知子固時達於瑋璋在
吾儕之可力尚終始而誌將衰歲月之徂秋悲風號於
上囊託千里而羞莫翁具索而酒香思曩時之笑語同
飲食之淋漓列樽蒲之花燭呼五白而饒牀儻神理之
不昧以斯文而舉觴尚饗

祭周晉叔文

豫章黃庭堅洛下王琳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二二
友晉叔周之靈嗚呼晉叔遂至于斯天奪善人奪壽
一詞自言皆有死君子以息君年四十則奪之五終日
怡怡恭順孝慈一朝失之誰能悲之齊飲練達出
故風雨如晦不渝其度雍容和平不驕色警事不後時
物無伏情庭堅在僚頌蓋如舊琳辱君游義兼會交平
時相從尊壺奕恭勸善舉過笑言嚶嚶一日不見使人
詠思寄聲安不借問宿昔予不來過我必往即萬事渠
盡華堂山阿無復見時嗚呼奈何問君何之君不能語
祖筵一觴其有淚如雨
祭二禮之安撫文
黃庭堅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二二

安撫使君之靈曰嗚呼請之明禱有數天不能擇跡者
回天瘳惡施妍無若之何而歸之天以道觀之其種則
然嗟嗟補之遂至於此入亦有言諸君不死我觀使君
祭卒不易則於死生如時啓塞如浮屠人割之不暇彼
旁觀者怨忿歎呻我觀使君忠厚而文天地仁氣成此
粹溫中和惠宣民神是享孝慈雍睦 族教養德義祁
祁充實有輝雖其怨仇不能間 初筵仕以文自挽
翻翻臺閣自以遲晚投筆執戈圖萬里侯不得當虜白
首功秋撫師瀘南方放松之英州騏驎便蕃錫之使君
系州撫夷聲夏詩書禮樂遠近柔化舉用文武當其器
樂而不可怒慈哀勸懲吏奉繩墨民勤耒耜其器而歸
人三士涕解印取明忽其實傾州人震驚哭之失聲挑

三不言下自成蹊哭李將軍今猶似之退之竄潮經桂
外道遺事賢弟遂色使君於我無平生懼自戒投
三此別遂隔終天臨風寓奠有淚如川嗚呼補之真
尚誓之

祭李仲良長官文

嗚呼仲良遂至於斯母老妻少君獨何之嗚呼哀哉昔
我姊妹歸君伯氏以是瓜葛不我遺棄元叔無恙我竄
荒遊于黔于焚恤我無家我未還東元叔下世急難其
誰羞真膏涕血里遺客來寒未溫仲良之義如元叔存
我病荆州幾死懼路涉夏徂秋君三來顧笑語而引忽
計喜失此豪二使子鴻襟白髮在豈不齒弃云有子

有弟君亦何負能人急難立義不傾我與元老能立君
名薄歸上冢不得身往寓奠一觴君其尚饗

代宜州郡官祭党守文

惟公孝慈奉親忠勇從軍自微至顯常以策勳公清為
郡恐不冰雪誰能白髮皎皎一節方吐嘉謀蕩賊巢穴
如何不淑松摧五折憂民憂國糾糾桓桓忽方不見萬
事一棺嗚呼哀哉某等趨承下風教誨提挈南有樛木
夫此陰翳昔者賓次令則升堂平生宴笑慟哭薦觴嗚
呼哀哉

祭叔父給事文

嗚呼叔父忠信足以感欺匿和裕足以諧怨爭行不祈
報之施焉不近名之清孝弟達於草木勤勞載於朝廷

謂當朝夕三事光輝九族首庇民百僚是戒黃扉青
瑣曾不暮月如何昊天殲奪斯亟嗚呼哀哉在昔叔父
典獄宜牧民會昌恐一不情視之如傷司農討論御
之補祭持節饑餓寡受職六年在晉民可即教之
信義不奪農功元祐考績民兵蠹政監觀四方維晉不
病使若奪印以謝逋逃維叔父留才即民曹是將使節
并護灑蜀食茶乘馬夷夏足入佐衣司與聞知羨起
吾社下曰清明人謂叔父宜在帝側山龍黼黻潤色
衮幟二聖材之俾承密旨有寃獄無根受詆叔父拜
章極謝罔功亦憂兵遂到關中日月照臨白珪無考
來給事中方將耒老陰德在氏民功在邦善士彈冠豈
惟我宗嗚呼可負於神祇忽遽隕傾越在襄制聞計顛
踣茶蓼薰心無淚續哭今我不天又失叔父彼蒼者何
忍此窮靈兄弟之子猶子然有是言叔父拊我我乃信
然平生拜至教誨笑色今哭歸船斷旌柁木几筵在堂
不聞金玉之音酌酒不觴落涕隕心嗚呼哀哉

祭舅氏李公擇文

盛德之士神人所依珠玉在淵國有光輝方時才難公
隕于道彼天悠遠莫我控告士農畏友朝失寶臣我哭
之慟不惟懿親公處貧賤如處休顯温温不試任重道
遠內行純明不缺不疵臨民孝慈來歌去思其在朝廷
如圭如璧忠以謀國不沽子直熙寧元祐言有剛柔公
心如一成以好謀十年江湖粹然生色三年主計鬚髮
盡白它日謂我何喪何得我知公心謀道憂國出牧南

陽往撫益部稱貴辦嚴笑語即路天下期公來相本朝
奄成大夜終不復朝嗚呼哀哉我少不夭殆欲埋替長
我教我實惟舅氏四海之內朋友比有舅甥相知卒無
間然今天喪我舅氏傾覆誰明我心以血繼哭平生經
過為我舉觴沃酒棺前割我肺腸嗚呼哀哉

祭知命弟文

君歿荊州我在萬里歿後四月始聞訃音既無孤惇恃
有兄弟天既喪我君不能年自我哭君頭髮盡白英風
豪氣窘此一棺拊棺長號殆無生意公私之計身有所
縻既難以歸舟車可慮乃得吉卜旅殯僧坊雖遠至親
理則安宴無驚無恐扶將上輦絕慟一觴君其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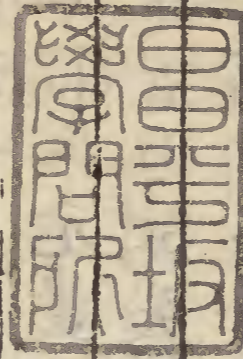
母安康邵太君祭亡文陳氏十娘文

汝嫁十年五歲歸處姑章不呵知我憐汝我徂江南三
年挫挫元豐甲子汝兄還朝道淮沂洛望汝來寧不聞
車音乃聞哭聲汝疾何藥汝歛何服臨絕之情不能我
告哀憐至骨哭淚至泉我創如新于今七年乳母來歸
壻亦繼室昔所抱兒亦既結髮惟汝面目永隔枯木嗚
呼昊天忍此荼毒父於客土勤我亮暝月之吉窀穸有
期我病在牀不能奮飛寓奠千里不及哀尚饗

祭李德素縣君文

嗚呼夫人幽閑靜恭來嬪大家肅肅雍雍媿德娠賢為
世名士人皆願然有子如此惟我息女獲羞蘋蘩夫人
慈哀教訓拊憐之子于歸我竄蠻貊今我不愛維夫人
德耆老就養訃音忽傳嗚呼夫人胡不萬年絕域羞奠

如親酌獻以文代哭靈鑒無遠



孫亭黃先生文集第二十一

